

神农城迹

2024年5月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马晴春

去南岸,瞻仰烈士纪念碑

罗祖国

早已知晓南岸有个烈士纪念碑,但我始终未能亲临目睹,心里总有一份念想。

假日,有南岸的朋友邀去聚会,便欣然前往。车过渌口镇,越过渌水大桥不远,右拐,即到了南岸村。驻车朋友家,便邀请朋友叫个向导领我去瞻仰烈士纪念碑,朋友稍加思索后说:“请隔壁邻居老肖陪你去吧,他是村里的老会计。”

老肖七十左右,瘦高个子,见着我,眉眼舒展,微笑着立于路边,向前路摊着右手说:“您请。”似乎,我们是老相识。一路前行,老肖一路介绍道:“我们南岸村,方圆不过5公里,地名是相对于渌口镇而言的,北岸的渌口镇属城镇,这边是乡野,中间隔着渌水河。”

沿水泥大道向北行进,老肖指着路边的水塘说:“这水塘叫枫树塘,南岸村本是一片较平坦地段,这里最低洼,塘对岸是许家祠堂。许家祠堂是千年的古祠,豪华宏大,山字垛,三栋进深,是南岸人的地标。我做细仔子的时候时常去玩耍,不过后来消失了,原址已是散落的民居,也不知什么原因,枫树塘边的枫树也不见了……”

“您看,那就是纪念碑。”循缓坡前行,老肖指着前路的左侧,片刻,纪念碑已在我们的眼前。

仰头望,纪念碑通体白色,呈四面锥形,麻石质地,高约6米,正面刻红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顶端四面刻红五星。底座高1.2米,立于与路面齐平的台之上,平台约四平方米的样子。纪念碑的左右各有一块石碑,左侧牌题曰:抗日将士纪念碑简介;右侧牌题曰:南岸革命烈士纪念碑简介。平台的左右后三面均设有不锈钢护栏。回头凝望,蓝天下,耸立的纪念碑朴实厚重,平台布局规整,让瞻仰者仿佛融入静默肃穆的境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阅左侧抗日将士纪念碑简介得知,1941年,第二次长沙保卫战期间,南岸的许家祠堂设立了临时战地医院来救治前线伤员,在救治过程中,有600余人伤重不治,都就地安葬于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立碑纪念,麻石碑正面刻有“为国捐躯 浩气长存”字样,顶部刻有青天白日勋章,底座刻有参战部队番号,碑身三面则刻着密密麻麻的烈士姓名。

读右侧南岸革命烈士纪念碑简介得知,1966年,为纪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岸村牺牲的两名烈士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南岸村牺牲的三名烈士,当时的南岸村将原抗日烈士纪念碑碑身的碑文全部磨去——包括抗日烈士名录和参战部队番号,以及“为国捐躯 浩气长存”的碑文和顶部徽章——改造成现碑身的模样,落款则刻“南岸村立”。

2012年11月,株洲市人民政府公布原南岸抗日烈士纪念碑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株洲县(今渌口区)人民政府对原纪念碑进行了修缮,碑身刷成白色,建筑了平台,并增设石碑和护栏,即现在我们所瞻仰的纪念碑。

立于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睹物思人,忍不住浮想联翩: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无数的先烈为民族与国家,为和平与发展抛头颅、洒热血……那些剪影的画卷,那些壮烈的图景,在我的眼前一一浮现,仿佛置身于静默的洗礼之中。

“哎,我们拜谒一下烈士们吧……”老肖打破了我的缄默。我们并非排而立,恭敬肃穆地向着纪念碑三鞠躬。

“这些烈士有墓碑吗?”我问老肖。老肖摇摇头说:“没见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两位烈士,是在醴陵暴动时牺牲的,据老辈人说,一位姓刘,他弟弟领着他还小的儿子去收尸,只收回来一个头颅,葬在河边的低洼地;一位姓许,尸首不知所终。”我想,也难怪,当时是土地革命最低潮的时期。

老肖接着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牺牲的三位烈士,遗骨没能回国,这你应该知道的,又因未曾婚娶便去了朝鲜,没有后人,几十年了,他们的名字也被渐渐淡忘了。至于抗日战争时期捐躯的国军烈士遗骨,原葬在这条路的右侧,这里曾是南岸唯一的一片山岗,方圆百十亩都是本地的坟山,人称猪婆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本地筑路修堤,猪婆山成为主要的取土,不出几年,猪婆山便削低近两米,原有的坟墓也全部消失,其中就包括抗烈士墓。据老辈人说,当时尸骨成堆,胆小者不敢直视,晚上人们也不敢靠近路……当然,这些我没亲历,也不知真假。但,原纪念碑却留了下来,闲卧路边。”接着,老肖指了指眼前的荒地:“你看,这一大片荒地,杂树野草丛生,没有人迹,没有农田,也没有菜地,就是原来的猪婆山,因为避讳坟地,南岸人也从未开发利用过。”

回程中,我默然无语,感叹道:“这里咋没有烈士的名录呢?也没有烈士的事迹介绍?”老肖似乎也有些失落,不无遗憾地说道:“哎,我都不清楚烈士们的名字和事迹,南岸的其他年轻人能知道的自然就更少,你若真想知道,去区政府的档案馆或许资料可查……”

我望了望老肖说:“是的,我一定会去查,原来这区区南岸村,名不见经传,却也是一方热土,承载着民族的悲壮,续写着国家的历史。”



龟龙窝俯瞰图

龟龙窝问茶

钟志刚

民谚云:“清明露芽,谷雨摘茶。”谷雨刚过,茶人们便忙碌了起来。趁假日空闲,我们开启了回乡踏青问茶之旅。

拜谒过茶祖炎帝之后,我们的车队继续往东南行进,过了炎陵县城,不久便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往上穿梭。淅淅沥沥的春雨,犹如轻快的舞曲一路伴随。沿途竹林耸翠,冷杉巍峨,更有难得一见的云锦杜鹃迎风摇曳。远处山峦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缥缥缈缈,变幻如太极。

炎陵“环邑皆山”,境内有多处茶旅基地。我们慕名而去的地方叫龟龙窝,位于罗霄山脉东南边

●烟雨奇境龟龙窝

约两小时之后,我们抵达高山之麓的云上大院。刚刚在车上还有些头晕,现置身在这清幽的环境中,深呼吸几下,感觉脚跳出了胸腔,在柔柔的春风里飞,没来由地轻松起来。

顶着微微细雨,我们情不自禁地在山道上小跑着,身后遗落的串串脚印,随即被烟雨和花香掩盖。及至登上一座山包,放眼四望,我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这空灵秘境中,山峦与云雾正在进行一场缠绵悱恻的“热恋”,寂静的天地之间,仿佛演绎着一场旷世爱情!

瞧那缭绕着大山的缥缈云雾,不正像一袭白衣的柔美女?她身姿婀娜,步履轻盈,优雅地舞动着自己的身躯。她的衣袂轻轻拂过山岗,拂过一院院茶树,好像拂过恋人的胸膛,十指轻柔地弹奏美妙的乐曲。大山则像一位铮铮汉子,坚毅沉稳,宽厚的胸膛给人一种安全和依靠的感觉……

不一会儿,烟雨渐趋消散,龟龙窝缓缓露出真容。随行人中有人指着远处说:“快看!那像什么?”

放眼望去,最惹人注目的是在那峰峦叠嶂之间,静静地沉睡着一泓碧水,那一定是龟龙窝深

●神农恩泽传好茶

眼前的云雾正诗意流淌,那里可是婉转着五千年的缕缕茶香?

炎陵县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相传神农炎帝在此“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通茶字,下同)而解”(《神农本草经》),还发现“茶若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神农食经》)之功效,开启了茶饮历史,因而被唐代茶圣陆羽尊为茶祖——“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经》)

传说炎帝在采草药时曾不幸中毒,昏倒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小树旁。机缘巧合之下,树叶上的水珠宛如晶莹剔透的珍珠,一点一滴坠入炎帝干涸的嘴唇,渗入他的喉咙。不久,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炎帝渐渐苏醒过来,最终因此得救。正是通过这次经历,炎帝发现了茶叶的奥秘,也为世人带来了福祉。谁也没有想到,一片小小的叶子,将对其后数千年间的世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在炎陵景区内现存存数百株乔木型大叶茶树,相传是当年神农炎帝在野外发现,然后亲手移栽后繁衍下来的,是迄今最为古老的茶叶树种。

如今,每年谷雨时节,炎帝陵景区都会举行盛大的“中华茶祖节”,各地茶农纷纷赶来,以当年的新茶拜祭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开拓者和茶文化奠基者——炎帝神农氏。

●茶香跨海寄深情

“自古佳茗似佳人,饮后方知味乾坤。”从山坡上下来,走进潺潺溪流边的一间小屋。在这里,我们品尝到了龟龙窝的馈赠。

主人是一位风骨俊逸的长者。他汲来山泉,洗净器皿,一番冲腾,缕缕茶烟升起,掩映着他额头上沧桑的纹路和墙上几块金奖铜牌……我们迫不及待地端起杯子细细品啜,云雾绿茶色泽翠绿,香似幽兰,芽叶肥嫩白亮,味道浓醇鲜爽,红茶口感柔柔的,厚而不浓,浓而不烈,还透出一股乌龙茶的甘甜与花果香,回味无穷。

言谈中得知,眼前这位古商先生于1997年跨越海峡,辗转来到茶祖故乡。最让他倾心的是,龟龙窝天然造化的小气候——那常年飘飘渺渺的烟雨,简直就是天光神露,最适宜云雾茶的生长和茶多酚的形成。

他于是放下包袱,就地结庐,朝夕与烟云相伴,成了龟龙窝的主人。他带领村民们秉承炎帝的艰苦创业精神,开荒、筑路、植树、种茶、建厂……在此已寂寞耕耘二十七载春秋,终于在荒郊野岭开辟出一个绿色富民产业。

二十七年的时光,在他脸上雕刻出沧桑的纹路,像龟龙窝那一条条沟壑,一道道山梁,每一道都写满故事,每一道都像偈语一般韵味悠长……

言谈间,古先生不时深情地望着茶园,似在回味,亦像憧憬。随着他目光的方向看过去,窗外那一

座,知名景区云上大院的核腹地,与铁瓦仙、东坑飞瀑、杜鹃花海、茶盐古道等景点连成线路,曾被评为湖南十大最美茶园之一。

也许是触景生情,一路上我的耳畔悠悠回响着茶文化研究专家蔡镇楚教授的《神农茶歌》:“三月桃花谷雨天,湖湘灵芽满山川。神农大帝尝百草,以茶解毒万口传……茶马古道走四海,悠悠乾坤结茶缘。盛世长祭炎帝灵,五谷丰稔太平年。君不见,茶中圣,陆羽轻,茶之为饮发神农,挥毫落笔惊世寰。君不见,壶中茶,杯中月,茶祖穆兮巍巍然,茶仙美兮舞翩跹……”

蓝的眸子——刚刚被烟雨擦亮。湖的四周,一座座圆形的山墩,有的探头探脑,有的伸胳膊伸腿,有的伸长脖子在湖边喝水,有的仰着头向天张望……

“灵龟出海!”我脱口而出。

“龟龙窝”这名字果真恰如其分!几十座浑圆平缓的山峦,像一只只乌龟散列其中,惟妙惟肖,神态各异,连起来则像一条逶迤的巨龙俯卧在高岗之上。《易》曰:“云从龙。”每每风起云涌之时,这一条巨龙若隐若现,腾挪穿跃,蜿蜒盘旋,更添神秘之感。

此时,我们正站在一只“乌龟”的背上。一阵云雾漫天涌来,感觉脚下的土地在缓缓移动。朋友激动地说:“灵龟真的在动!”恍惚中,我也好似化成一匹天马,在天地间驰骋。

聚天地之精华,凝山川之灵气,这方水土难怪能孕育出好茶来!

也许是天气的原因,我们并没有见到采茶仙子。但看身边那一棵棵茶树,沉睡的冬梦早已被春天的鸟儿吵醒,纷纷伸出嫩绿的小手,齐刷刷地奋力地生长着。露珠凝聚在叶尖上,像挂满了迷人的星星。

向导还告诉我,我们所处的云上大院这块土地,紧邻神农谷,曾是炎帝部落狩猎、采药的领地,村里至今还流传着“神农托梦”的故事。

话说南宋末年,一支姜姓客家人,为躲避战乱,辗转来到云上大院。他们见此地地广人稀,沃野千里,于是就此安营扎寨。然而没多久,就因不适应变幻莫测的气候,导致患病者甚多,这让族长深感困扰与忧虑。

一天夜晚,族长梦见一位鹤发童颜、背篓荷锄的长者,带着两个手举火把的童子,缓缓步入草房之中。族长见状,连忙施礼让座。老者听闻族长的苦衷,从容不迫地从背篓中取出一片茶叶,嘱咐族长采摘这种“神树叶”,熬制成汤令族人服用,疾病可除。

族长醒来后,细细回味梦境:那童子手中的两个火把,不正是一个“炎”字吗?莫非梦中老者就是华夏始祖神农炎帝?族长顿悟后焚香叩谢,随即遵其办法,果然治好了族人的病症。

从此,云上大院的男人女人都爱喝茶,而且广植茶树。先人们在罗霄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还踏出了一条茶盐古道,将本地出产的茶叶销往江西、广东等地,也将神农茶文化传播到很远很远……

一垄一垄的茶树生机盎然,活像一排排绿色的琴键。一阵急促的雨点打在茶树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奏出湿漉漉的音符,连缀成嫩绿嫩绿的诗行。

我默默品啜着杯中的茶,也品啜着他意味深长的话:“龟龙窝的茶,正是承蒙茶祖恩泽,并沉淀了二十多年的光阴,静静地吸纳了烟雨中的至精至华,才有了与众不同的香气,多了非同一般的品质。”

更欣慰的是,龟龙窝的茶还化身两岸民间交流的使者。

古先生讲,每次回乡都会把龟龙窝的春茶带回台湾,与亲友分享在大陆创业与生活的喜悦,收获的都是满满的羡慕、关怀与期待。这两年因故没回,但也不忘把春茶的第一批新茶寄回去。

突然令我想起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荆州记)云:“陆凯与范曄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曄,兼赠诗。”

在中国文化里,早梅与春茶似乎都是自然界的春之使者,并且赋予了极其文艺的人格化内涵。古先生与南北朝的陆凯有精神相通之处,他亲手采下一片片春天的嫩叶,虔诚地焙制成茶。当这产自两岸同胞共同的祖先——炎帝神农故里的浓浓茶香飞越海峡之时,传递的不仅仅是春天的味道,还有那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和同享春意的美好祝愿……

株洲往事

消失的荔市水府庙

谭金良

茶水蜿蜒至茶陵高院荔市境,汇岩水,收芝水,水量激增。

明季,在茶水上穿行的鸭婆船,最后一个码头就在荔市街下。码头上一条斜街,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经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来的日用货物,广东来的食盐,汇集于此,复经商人肩挑马驮,散入茶乡各集镇,更多的则流转到江西永新、莲花等地。本地产的茶叶、桐油、木材等物,又随商家的舟船下湘江入洞庭,运往全国各地。

明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初十,徐霞客一行由赣入湘,自皇穹山下,憩于荔市。他的同伴静闻法师由此坐船下衡阳,他则携顾仆步行至火田沙江上的云嵛寺盘桓一番后,也搭船到茶陵东门。徐霞客在茶陵游历八天,留下八千多字游记,在他的《楚游日记》里,这里被称为芳子树下。

货物南来北往,商家多在水里讨生活,不免有些厄难。为佑得平安,明万历年间,在码头西侧,当地士绅出资建了一座庙宇,祭祀水神,名水府庙。庙坐西南朝东北,因地势较低,夏汛时,河水常浸入寺内,浸湿香案,水退却后,庙宇也无甚损毁。每年农历十月,商户及香客们会在庙前祭祀水神,举行庙会,搭台唱戏。茶乡本地的商家名士蜂拥而至,潭州、衡州、吉安的商业游客也会慕名而来。

水府庙大门联语是本地廖生彭西原集的唐人句:“逆水定侵香案湿;恩波应许洞庭归。”“水浸香案”点出庙,“波归洞庭”则贴切水府,自然天成。

此联上联出自王维《过兼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若》一诗:

无著天亲弟与兄,嵩丘兰若一峰晴。
食随鸣磬岩鸟下,行踏空林落叶声。
逆水定侵香案湿,雨花应共石床平。
深洞长松何所有,俨然天竺古先生。

“逆水”为佛教典故,言东晋高僧慧远定居庐山,扣地得水事——《高僧传》卷六载:“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居浔阳,见庐山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此外去水太远,远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清流涌出,后卒成溪。”

下联则出自李白的《送贺监归四明应制》一诗:

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
真诀自传须得者,恩波宁阻洞庭归。
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
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

彭西原将“恩波宁阻洞庭归”中的“阻”字改为“许”字,一字之差,意境全变。游子在外,家人去庙里烧香还愿,读着这副对联,便少了许多忧虑,内心顿会安宁。

可惜的是,一直香火鼎盛的水府庙毁于上世纪60、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庙前数百年来无数信客游子留下印迹的青石,也已是布满青苔,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此地曾有如此繁荣场景。



图左骏